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红手鐲

庞壮国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红手镯

庞壮国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手镯 / 庞壮国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庞壮国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95 - 0

I. ①红… II. ①庞…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3711 号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5 字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目 录

阿勒楚喀城	1
风中的犴鹿	12
寿山将军祠	30
棉袄追	40
墨尔根驿站	49
王八老三	62
寻找幻想兽	90
巴尔虎草原	114
法哈彦老太	130
爬出查哈阳	139
司马屯覆灭记	152
巫蛊之祸	167
卜奎大侠	186
村堤	228
龟跌	231
剖鱼	233

女婴	236
红手镯	238
冬天过大江	241
鹤南飞	248
白色的诗	273
陪酒	280
平原开花行动	287

阿勒楚喀城

似乎与现在黑龙江省阿城区毫无瓜葛，真正的阿勒楚喀城已经在历史深处沉没许久了。

岁月就是犁刀。

阿勒楚喀是一座泥土筑造的城，它无法阻挡自己被割碎的命运。它应该感到欣慰的是——人和畜生的血肉、膏脂、骨磷、粪便世代代淤积，使这座古城的墟基肥沃疏松，具有近似永恒的生命力，年年萌发嫩黄的芽子。当那些秧苗纠缠着绿色的枝蔓，千辛万苦，结晶出赖以传宗接代的籽粒，再被人和畜生大嚼大咽，转化为血肉、膏脂、骨磷、粪便，以便完成下一次循环。

但是阿勒楚喀城毕竟是中国背部的名城。它当年在亚洲东部声威显赫，因为城里居住着完颜阿骨打及其众多的子孙。高丽国、西夏国和大宋王朝的使者年年要骑着快马浑身浮尘来到这座古城，谦恭地递交国书或者贡礼，不敢有一丝傲慢。

那是遥远的十二世纪。

而在二十世纪，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满眼只是一片白雪。雪的肌肤上偶尔小心翼翼地印一行浅浅的鼠迹，给我童话感了，并不给我历史感。

是我一个具有安徒生风格的小说家朋友领我到了这里。我朋友住在一个大院，那大院是学府，朋友的父亲和朋友的妻子在这院里当老教授

和小教师。朋友说，大院的大门正对着的那片庄稼地，从前老百姓别想沾沾脚，那叫皇宫。金国上京的泰和殿、熏风殿、庆元宫、明德宫、太庙、景晖门之类的高大建筑，就在那片庄稼地上耸立。

晚饭酒盅碰撞之时议论起消逝在历史深处的皇城，老教授说，金代阿勒楚喀不叫阿勒楚喀，清朝才叫的。皇城消失，准是那时候的统治者不想留下什么痕迹，不然中国的老百姓绝不会损害上京的一砖一瓦。长城、承德八大庙、秦始皇陵都多少年了，老百姓招惹过它们么？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不表现在别处，就表现在老百姓身上。普普通通一个老爷庙往往都能在乡间保存成百上千年，何况一个庞大的宫殿群落呢。

我想起白天见到的那片田野。它比别处土地高出一米，大概方圆十里，十二世纪东方都城的高墙、宫殿、宗庙以及众多大族府邸都瘫成厚厚的泥土，瘫成一块似乎人工筑造的小平原。雪野远处几十棵苍老的榆树扭曲着身子，把没有任何语感的黑色枝条伸向天空。野鼠的小小脚印在雪地上，像两颗两颗精心摆放的花生米，两颗两颗地走远，那曲线亲切而神秘。

古老的辉煌只存活于活着的人的想象之中，而这想象也只不过是脑电波瞬间的一闪，马上就因想象者感觉到无聊而悄然消失了。

几天以后，在我的书房，我跟自己较劲，这才翻翻《金史》，字里行间淘金似的，找到那位下令尽情毁灭城的皇帝。他被后来当皇帝的人下诏废为庶人，而再后来者写金国皇帝传记时偏偏又得把他列入皇帝那个档次。这个人物叫作完颜亮，本名迪古乃，史称海陵王。

我想那个海陵王迪古乃应该是一个不怎么魁伟的汉子，两撇黄胡须，眼睛小而有神。他十八岁那年就在爷爷完颜阿骨打麾下当上了奉国上将军，估计相当于现代咱们的大军区司令那一级别。后来又当上右丞相兼都元帅，相当于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那时候他辅佐的皇帝名字叫合剌。合剌与迪古乃血缘很近，是伯兄弟。

合剌这个人又宽又肥，大骨架跟他爷爷阿骨打很相像。但是他没有他爷爷那种统军辖旅所向无敌的神勇，也没他爷爷那种近贤远佞众望所

归的操行。爷爷阿骨打的拿手活计是囊括江山开拓纪元。孙子合刺的拿手活计是跟女人睡觉。他常常泡在后宫被窝里一连三五天不出宫门不上大殿，全体官员找不到他的影，全国好多事情都没法办。那个雕龙镌凤的皇帝专用办公桌上，待批待阅的各种文件堆积如山。

于是一些傻透腔的大臣就自寻烦恼，口舌生疮，咽喉肿痛，肝火上升，就来找皇帝的麻烦。上午张三来拍拍房门，中午李四来敲敲窗户，里面合刺正气喘吁吁拼搏玩命的关键时刻，常常弄得上上不去下下不来。那些大臣竟然还不知死活，在外面唧唧嚷嚷，说皇上皇上你可别这么不着调了，皇上皇上你还想不想干点正事了。

合刺这工夫给他们搅闹得神情委顿肾虚肿胀，肝火直贯脑顶。

“来人！拉下去劈喽！”

很有气性的主子杀几个没有多少气性的奴才，这在遥远漫长的旧社会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合刺一连气劈木桩一般处理掉五六个部长级以上的干部，劈来劈去劈得他性起，眼睛红红，看谁谁在他眼里都一团血光。不得已合刺勉强上朝，上朝之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瞅瞅这个大臣瞧瞧那个大臣，琢磨着他们之中哪个倒霉蛋具有一定的可杀性。

迪古乃就是在汇报“国防部”工作的时候被合刺不怀好意地瞪了两眼，而且合刺还用粗大如酒盅的鼻孔阴森森地哼了他一声。前些天有个主管礼宾工作的大臣就是被皇帝鼻孔哼了一声，惊恐得三四宿没睡好觉，以至于上朝时打了瞌睡，被皇帝以礼官失礼罪加一等为名判处死刑，合刺扔给那大臣一条白绫子，让大臣自己给自己执行死刑。

迪古乃琢磨着下一批被杀对象很可能有自己。婢女端来煮得酱红的猪肉块，筷子一碰直劲颤颤，平时他最好这口，可现在竟然丢失了旺盛的食欲。

迪古乃几位生死相依的铁哥们儿闻讯来看望他。能跟迪古乃攀上哥们儿的自然都不白给，不是军方老总，就是政界大员。

那天夜里，迪古乃家几个情绪阴沉的人先后猫腰钻进老迪家的土豆窖里，一盏猪油灯呼嘹呼嘹，把巨大的人头影子印在土豆窖四壁。窖门

半开，呼呼地往外冒烟。那一宿，他们光是旱烟叶子就消耗了两筐箩。地下黑会的最终决议是，得给合刺硕大的鼓溜身子放一放气，从根上治一治谁也治不好的皇上气厥病。

那么在根治合刺的顽症之后，由谁来执掌大金帝国呢？几个人面面相觑，沉默不语，自己都想上台组阁却又不敢明说。而要投别人一票更是顾虑重重，一方面是自己不甘心在血肉拼搏之后让人家骑在自己头上，另一方面也极怕得罪了没投他票而他却上台的谁谁。这节骨眼儿上，迪古乃显示出一种大智大勇。他逐个拍了拍众多哥们儿的后脑勺之后，把一只腿抬起踩着一个圆木墩，另一只脚跺了一下。跺得土豆窖子上面高粱秸拧成的棚盖哗哗直掉土，险些把人群之中那盏油灯弄灭了。

“舍我其谁也！”他说。

大伙一想也是。虽然说在座的都是完颜氏的实在亲戚，但是比不了迪古乃，人家从小就当上完颜阿骨打的亲孙子。德行差劲的合刺凭什么混为现在的皇帝，不也因为他是阿骨打的亲孙子么？他孙子合刺能当，那咱孙子迪古乃差啥？于是哥几个互相拉扯着，急忙跪下梆梆磕头，意思是铁哥们儿之间先把登基仪式提前处理了。

那天凌晨，迪古乃把给皇帝看大门的卫队长找来。卫队长腰间叮当着一大串钥匙，皇宫的大门、二门、小门、后门、旁门他都能开。更为重要的是他跟迪古乃不外，常跟迪古乃的小姨子在热炕上做一些游戏，迪古乃撞见，还说，就当我没看见，你们玩你们的，别影响情绪。卫队长能不为迪古乃肝脑涂地吗？

天刚蒙蒙亮，哥几个黑衣黑裤黑头巾，嘴上叼着雪亮的刀子，就潜入了厚厚的皇宫泥墙里面。杀手们蹑手蹑脚，迎着宫中合刺的雷霆万钧之鼾声奋勇前进。

迪古乃推开合刺的屋门，站在一起一伏的巨大肚皮面前，有点不知所措。这间屋子多么熟悉，当初爷爷阿骨打住过，迪古乃和合刺小时候就在爷爷的大炕上跟奶奶一块，守着泥瓦火盆烤孢子肉片吃。一种童年的温馨气息扑面而来，还夹杂了一点羊奶子味和尿布味。这使迪古乃的心思一瞬间恍惚，神经突然酥软，手中的尖刀掉在地上。

躺在炕上的合刺赤身裸体，被子被他蛮横地蹬在脚底。一个肥厚的皮囊忽鼓忽瘪，还发出呜呜的风声。看来那个大圆球里确实有暴烈的气体正凶猛地运动着。

就是这些气体使现在的大金国运道不畅，也使本来看着挺顺眼的合刺变得没个人样了。迪古乃突然产生一种冲动，必须找个带尖的东西往那圆鼓鼓上扎一下，必须排放那里面浑浊的气体。

迪古乃抓住炕边木案上的铁烛台，烛台尻部是尖锐的长刺，闪着冷笑般的光。

一堆肥肉在炕上突然停止了鼾声。

后来多少年，迪古乃回想这一幕的时候，都十分悔恨。他悔恨自己当时不该把插进肉中的铁烛台再拔出来。如果不拔，或许就不会有猩红的“嘭”的声响喷在土墙上。

土墙上被喷上大朵大朵的桃花，开放得耀眼又妖媚。那猩红的故事转化为图画，多少年又多少年，那面土墙上总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春天。

迪古乃当政之后，很想跟合刺区别开来，展示展示作为新统治者有所作为的风采。他礼贤下士，整顿朝纲，发展经济，开拓疆土。金国老百姓并不知道铁幕以里的血腥故事，只道是阿勒楚喀城又出现一名圣明君主。

由于起早贪黑不敢有丝毫懈怠，迪古乃三十二岁的时候竟然被宫女发现他萌生了十九根白头发。他的全体后勤人员都向他隐瞒这个令人悲痛的事实。好在迪古乃不怎么容易看见自己的后脑勺和脑瓜顶。突然有一天，他的脑芯部位竟然脱落了一片头发，露出亮亮的头皮。他的淡黄的胡须也变得枯焦，失去了以往的油润。

迪古乃为此常常感到孤独。面对铜镜，面对那几根脱离自己身体而擅自宣告独立的头发，他的心境不由自主地有些寒意。在这么浩大的世界里，唯有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他知道自己站在太阳的位置上，于是他知道了太阳的感觉，绝不是热而是冷。迪古乃多么想呼吸到浓厚的人情，汲取些世俗的温暖，但是命运不肯给他这些低贱又高贵的东西。尤其在夜间，他总是惊梦、盗汗。

皇宫深处，自从合剌暴死之后，隐隐约约总是在子夜时分传来鬼哭。

金国最有名的萨满大师带领他的上百徒子徒孙在宫殿里舞蹈过号唱过，腰铃和牛皮鼓彻夜不停。请了神又送了神，还在屋脊和山墙上悬挂了许多驱邪的弓箭。

但是在夜间许多宫娥和侍卫仍然听到了鬼哭。

一部流传在民间最终散失成残章断篇的《完颜氏秘史》，支离破碎地记录过这件事情。海陵王迪古乃杀死金熙宗合剌之后的第七天，合剌之子在那开满桃花的土墙前彻夜恸号。迪古乃坑葬了这个年轻人，彻底成全了一个因为爱而敢于向皇权挑战的青少年的孝心。又过七天，一位年仅十六的少妇在桃花墙前长跪不起，伏地嚶泣，迪古乃又成全了她的节烈。后来是一位幼童在那儿抽泣呜咽。

迪古乃再也不想住在阿勒楚喀城幽咽的皇宫里了。

正当迪古乃心惊肉跳度日如年日渐枯萎瘦得薄皮儿裹着一架细骨之时，南边传来捷音——燕京城被完颜大军攻破了。迪古乃立即搬到燕京去住。皇亲国戚大臣小衙三宫六院大人小孩鸡鸭鹅狗分乘几千几百辆大轱辘车，全跟着皇上去了。

阿勒楚喀几乎成了空城。

不久，迪古乃又把他爷爷阿骨打的坟墓扒开，取出骨殖，重新装进一口雕龙的巨大棺材里，运到燕京的大房山。一连几年，迪古乃把祖宗的坟挨个掘开，把梓棺一个个运来。大房山的地底成了宫殿，住着一具具高贵的骷髅；而阿勒楚喀城外那片皇家冥陵的地底却成了空洞，住上了青毛或红毛的狐狸。

阿勒楚喀城所有的宫殿、庙宇、衙门、军营，以及大大小小的楼堂馆所，凡是叫作门的，都被钉死。完颜家族或者跟完颜家族有点血亲的大姓人家都浩浩荡荡吱哇乱叫地进了燕京，唯有合剌那一支不肯离开阿勒楚喀城。

阿勒楚喀城是大金帝国的发祥之地，完颜氏几代豪杰创基立业都依仗着这块风水宝地。但是迪古乃认为自己既然位于当今大金的第一把

手，就不能受任何形式的约束，包括祖宗章法。祖宗章法在他看来可以作为一块上马石。他可以踩着上马石上马，也可以原地起跳上马。他总不能拉着马满街走来走去寻找上马石，没有上马石或者不迁就上马石，难道我堂堂迪古乃还骑不成马了？

心中的隐秘是，迪古乃想清洗自己灵魂里的桃红色斑纹，那堵桃红色斑纹的土墙已经遗弃在遥远的北方，但是桃红色斑纹总在他的梦里出现。为清洗自己的内心，迪古乃不惜铤而走险。

再说，干一件前人没干过而后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对一个不甘平庸的帝王的极大诱惑。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基地，或许才能让自己得到真正的解脱。不那样做，那堵开满桃花的墙将永远压抑迪古乃的一生。

迪古乃用大拇指和二拇指捋着两撇黄胡须，决定干一下了。

满朝文武官员不敢有异议甚至疑义。

作为友好邻邦的高丽、西夏长驻金国的使臣，也只能谨慎地进言一两句，举他们本国的例子，说是后上台的君王总是把祖先创业之地作为圣地而不敢有丝毫损毁。

迪古乃的潜意识里正是要大无畏地与历史切断联系。他要重新开头，而不想为自己的父辈或爷辈做结尾。

他把燕京作为首都的同时，就把阿勒楚喀城的直辖市地位降了级，贬成很一般的府县之类。第二年，他正式颁布诏书，命令平毁故城，垦为农田，一切豪姓大族必须迁出，违抗者就地正法。

这是很有点战略意味的举动。

史书上说迪古乃把这件动迁工作交给一位吏部尚书去办。我以为能实施大人物这种战略意图的，绝非咬文嚼字的书生们。要办得斩钉截铁，必定是剥人如剥鸡的武将，起码是一位千夫长。

我感到自己已摇摇晃晃进入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先生所谓“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境地。因为我想，既然是我本人点灯熬油写这篇小说，何必在此刻再费劲地虚构一个钱五赵六的武将来呢？我自己飘身而入稿纸，岂不干净利索？按照我的年龄几近不惑，

就逾越名分当一次上校团副级别的千夫长也未尝不可，尽管实际上我是一个秃头草民，多少有那么丁点官瘾而无官运且更无觅官之术。

等我勒住马看清土城的时候，太阳已经蹿得老高了。确切说只有那个城堡的上空是一角晴朗，悬一滴玛瑙般鲜亮的太阳。其余的大片天空是浓重的黑云，很厚而且很低。我的肩头似乎感觉到了阴云的沉重。

大皇帝平毁阿勒楚喀城的黄缎子圣旨就揣在我铠甲里贴着心口窝的那个地方。

貂尾在我的头盔上拂动。鹿皮袍里面的锁子甲很冰冷。午夜时分我率领十名百夫长和上千人马从百里外的营寨出发，此时兵临城下。但城里昏昏如梦，竟一点动静也没有。人和马的哈气在城外旷野上腾起一片云雾。戈尖闪闪。马的响鼻和哗哗的滋尿声震动六合。

阿什河在城外弯弯曲曲，低泣着一支透明又清凉的民歌。薄薄的冰，一个圆片又一个圆片在河面上浮着，白色晶莹如有病的荷叶。叶的边缘被湍流冲击，可怜地向上卷起。它们想伸展开来，想覆盖整个喧嚣的河面，让这个秋天从此安静。它们可能劳作了许多天，但是一直不能得逞。

土城上面只有几根光秃秃的旗杆东倒西歪。城中既无鸡啼又无犬吠。连几只乌鸦也没飞起。

我隐约记得八九岁时我爹抱我坐在他的马鞍上进城，那时的阿勒楚喀城蒸腾着紫色烟雾，浓烈的芳香直透百里。城墙上飘拂着青龙旗白虎旗黑龟旗赤蛇旗，金黄火红雪白湖青葱绿天蓝的各色帆伞幔帐旌纓飘飘扬扬。箭楼上探出三根铜管吹出呜呜嗷嗷的声音，惹得雀群在天空黑压压地翻飞厉叫。城门突然大开，无数人慌忙向两边躲闪，我爹的马也被挤到一边。人群中透出一条大路，路上尘土暴扬。披着虎皮的马队踏出雷声，铁环震响。马背上一个个彪壮汉子表情都如泥塑。爹说那是完颜部族的子弟又出征去了。那时我跟我爹说，长大我也去当虎皮骑兵。我爹狠狠掐了我一把，我当时哇呀一声，至今仍觉得屁股隐隐地疼。

此刻的阿勒楚喀城已经衰败不堪。我派出的侦察兵（那时叫探子）跑来报告，说只有一些妇孺老弱住在城里。被完颜皇族遗弃的宫苑宅所

被一些盲流子偷偷撬开，成了他们乱世中打家劫舍的活动基地。

我胯下的白马踟蹰不前。士兵们先后下马。河岸这边人马如蚁。

篝火架起来了。一百多炷青烟升上灰蒙蒙的天空，斜斜地歪向土城。我下令让士兵们在河边小憩，实在是用心良苦而又无可奈何。

我这般迟迟不把军队开进城里，已有违抗圣旨之嫌。对于大皇帝的旨意，我即便有一万分怀疑，也不能有一分阳奉阴违。这次分派给我的活计，远不如前些年我们攻占汴梁城俘获金银美女那次有味。我希望阿勒楚喀城里的人们能看到城外的炷炷青烟，赶快收拾一下细软逃离这块祸土。

我对士兵们喊：“没见着河底摆着一层鱼吗？小的们，快拿扎枪扎鱼玩吧！”

河边立刻爆发出轰天的喧哗，使头顶上低低的黑云颤了几颤，洒下沥沥小雨。

那些戳人如同穿糖葫芦的长戈霎时搅得阿什河波浪激越，河水渐渐浸成淡红。一个又一个戈尖上挑起一条又一条肥鱼。鱼尾扭曲着，拍得戈柄噼噼啪啪，像放起一串串鞭炮。有个士兵的腮帮子被鱼尾拍了一下，他嗷唠一声，吐出两颗大牙。

活鱼就在篝火上吱吱啦啦烘烤起来。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烧尸的气味。三四尺长的白鱼刚才在水底恬静自在，转眼之间便在火焰上异常亢奋。鳃片张合，身躯扭摆，抽搐中发出呶呶啼叫。

天空更加黑暗了。

烟火使鱼儿的鳞片呈现出黄金色彩。红了身子的鱼终于远离奇痛惨苦，进入皮脆肉熟任牙齿咀嚼的新境界。

很会来事的一个小矧子百夫长赶紧卸下一副马鞍，放在篝火旁，扶我下马坐下。小矧子百夫长单腿起跳，给一位细高个士兵一记耳光，劈手抢下一柄挑着熟鱼的长戈，香气蒸熏，蒸熏着我的下巴。

我的眼睛却愣愣地盯着火焰上另一条挣扎而无望的鱼。

篝火烤得我满身铁甲渐渐火烫，那些铁甲恰似一片片鱼鳞。烤在火上的似乎不是鱼，而是我。我的汗毛卷曲，皮肤冒烟。突然想到完颜金

国还没有大点兵的那一年，我在老家赤裸身子耕耘在毒日头下面，也是这种滋味。

火上的鱼已经焦黑。我的汗毛仍在袅袅生烟。

这时候，前哨带来一位两鬓苍白的老翁。他皮袍上沾着冰碴，靴子很湿。老翁不卑不亢，问我不去黄河淮河打仗，带兵回老家干什么？我无法回答。只能给老翁送上一碗酒，堵他的喉咙。我猜测老翁八成有些来历。他抹了抹嘴，把酒碗往卵石上一摔，喉咙倒变得更加响亮。大吹特吹他二十岁怎么跟着完颜阿骨打攻打鸭子河，四十岁时怎么给完颜吴乞买喂马。那资格果然老得令人肃然起敬，不但是个战功赫赫的老军人，而且还专门伺候过两位老皇上。

得知我们前来平毁阿勒楚喀城以后，老翁一屁股坐地，蹬足拍膝，涕泪满面。他的手指真有力，几下子就把自己的皮裤撕得稀烂。

“太祖遗宫毁不得呀！宗庙社稷千万不可平夷呀！”

恸哭良久，老翁突然以二指戳天，大骂：“好你个完颜亮，瘪羔子迪古乃，弑君逆贼你又要败坏我祖宗玩命挣下的这份基业……”

没待他骂完，他已被乱戈捣成鲜红烂泥。士兵们只知有父亲般伟大慈祥的当今皇上完颜亮，为他老人家可以上刀山下火海，谁敢当他们的面诋毁皇上？谁能阻拦他们消灭皇上的罪人？

此刻，我突然觉得胃袋里很空很空。百夫长举在我身边的那条烤鱼已经不烫手了。常年野营征战，吃了十几年随军食堂，我早就养成了不吃热烫食物的好习惯。抓过那条鱼，连油带皮塞进嘴里，鱼骨在我牙齿间咔咔破碎。

同一时辰，军旅已经过河，那如同牙齿与鱼骨铿锵作响的是兵刃相击之声。

被嚼烂的鱼肉流进食道淌入胃管，胃管在腹内发出呜呜的低沉声音。城头，正呼唤士兵攻城毁城的胡笳也在呜呜吹响。

篝火之上那活鱼将死之际呶呶泣别之声此刻已弥漫我的脑海，而耳畔是城里妇孺的嘤嘤泣声。

大啖之后所遗弃的骨刺布满河岸，河岸突然生长出雪白刺眼的骨头

灌木丛。

没有任何抵抗的战役转瞬就结束了。千万匹战马套上了犁绳拉起铧犁，阿勒楚喀在这个秋天成为无垠的农田。

迪古乃始终没料到自己在历史上会扮演一个悲剧角色。他平夷了自己皇家的发祥之地以后，便率大军逾越淮河，企图一举灭亡南宋，把阿骨打开创的事业进行到最辉煌的高度。可是在燕京的那些达官贵人竟然重新推举出一位新皇帝。新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书取消了迪古乃的一切荣誉尊贵。迪古乃在这种耻辱中怎样度过的余生，成为历史之谜。有人说迪古乃的部将听说宫廷政变之后，闯进牛皮大帐诛杀了正低头研究军事地图的迪古乃。也有人说迪古乃隐姓埋名逃进了深山。

阿勒楚喀城毁于篡位皇帝完颜亮（小名迪古乃）之手，这确是事实。《金史·本纪第五·海陵》里写道：“十月壬寅，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宅地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是为证。